

不朽的战士



K822
13
—
Bc69/10

不朽的战士

福建革命英烈志

中共龙岩地委纪念“两个五十周年”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112

不朽的战士

福建革命英烈志

中共龙岩地委纪念“两个五十周年”

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经费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39/16印张 78千字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00

书号：11173·22 定价：0.35元

目 录

郭 滴 人	刘 鏊 謝 櫟 (1)
罗 扬 才	黄志仁 (14)
不朽的女战士	温仰春 (30)
李 云 贵	謝桂屏 (45)
热 血 谱 春 秋 ——記罗化成烈士	兰 賢 苏 剑 (51)
廖 海 涛	刘 鏊 洪 群 鍾震东 (60)
第一个红色医生 ——記傅連璋同志	张 惟 陈 耕 (74)
女共产党员张溪兜	邱炳皓 陈仙海 林奇英 (92)
不屈的女战士——罗荣德	陈茂輝 (98)
陈 客 嫻	苗风涌 (104)
编 后	(112)

郭 滴 人

刘 铨 谢 瑜

龙岩城西北的虎岭山上，高高耸立着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碑后不远，便是苍松翠柏围护着的郭滴人烈士墓地。每年清明节，闽西人民总要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献上精心扎制的花圈，缅怀这位革命先烈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

扎根群众斗敌顽

一九二六年十月，地处亚热带的闽西虽已时届冬令，但群山青翠，碧树葱茏，天气仍然和暖如春，而人们心头更是暖意融融。这是因为，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已克复湖南全境，直取武汉三镇。其东路部队长驱入闽，赶走了多年来残害工农，鱼肉百姓的北洋军阀。眼看革命运动就要在闽西各县蓬勃发展起来，这怎么不叫人心头热乎乎呢！

郭滴人，这个个子稍矮，身体结实的贫农儿子，二十岁的年轻共产党员，就在这个时候，回到了他的家乡龙岩。他原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办的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毕业后参加北伐军东路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现在，随军归来，心情多么激动！他看见工农劳苦群众手拿各色三角小纸旗，唱着《打倒列强》的雄壮歌曲，跳起采茶灯、船灯、马灯等充满闽西乡土风情的舞蹈，夹道欢迎北伐军，心潮就象

穿城而过的龙津河水，波浪翻腾，久久不能平息。

当时，国共合作，郭滴人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在福建省汀漳道办事处岩平宁分处工作。他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经常头戴箬笠，脚穿草鞋，栉风沐雨，跋山涉水，深入附城、白土、龙门、南阳坝、铁石洋、大池、小池、铜钵、雁石等乡镇，访贫问苦，进行社会调查。接着，他又仿照广州农讲所的做法，在附城开办了“农民运动宣传人员养成所”和“岩平宁政治监察署干部训练班”，组织学员们学习毛泽东同志亲手编写的教材，学习彭湃同志在海陆丰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为我党在闽西培养了一批干部。不久后，他把革命知识分子罗怀盛、谢宝萱等数十位同志，吸收到党内，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龙岩县支部。

冬去春来，龙津河两岸桃李芬芳，春光明媚。经过一个冬春的辛勤努力，郭滴人从广州农讲所带回来的革命种子，在龙岩土地上破土萌芽了，各乡村的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三月间，在龙岩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郭滴人等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右派作了坚决斗争，终于通过了实行二五减租、废除苛捐杂税、禁止纳妾等反映工农群众要求的决议案。工农劳苦群众久遭苦旱的心田，仿佛渗进了点点春雨。

但是国民党县党部中的右派分子并不罢休。有一次，湖邦乡农民协会开会，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二五减租等决议案。旧势力的后台、县长杜连茹派心腹郑菊人前去捣乱破坏。此人是个劣绅，一进农协会会场，使用教训的口吻对农友们说：

“你们要老老实实耕田，按租约交租，有困难可以向东家借贷。只要不盲动，东家就会怜悯你们的困难，帮助你们……”

郭滴人沉着气听完他的胡言，然后胸有成竹地站起身来，高声问大家：

“农友们！你们一年到头辛苦劳作，结果吃不饱，穿不暖，借债过日。而豪绅地主不事劳动，却穿绸着缎，吃鱼吃肉养得嫩手白脚。大家说说，到底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还是农民养活了地主？”

一席话，驳得郑菊人张口结舌，半晌，才憋出一句：“岂有此——”，连最后一个“理”字还没吐出口，就慌忙夹着尾巴溜走了。

会场上响起了低声的嗤笑，接着又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郭滴人领导穷苦农民减租抗税，搅乱了官僚、地主、土豪、劣绅们的好梦，他们咬牙切齿地叫骂：“不得了呀！滚地龙（指郭滴人）造反啦！”而郭滴人却在敌人的叫骂声中得到全县农友的爱戴，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覆地翻天闹后田

大革命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胆战心惊。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终于叛变革命，挥舞屠刀，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惨案，工人的鲜血，染红了黄浦江两岸。闽西的国民党右派、官僚军阀、豪绅地主，也在“四·一二”政变后的第三天——四月十五日大打出手，捣毁了岩平宁政治监察署和国民党县党部，解散了工会、农会，逮捕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下令通缉邓子恢、郭滴人等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久，又杀害了被捕的共产党员陈国华、谢宝萱等同志。一时间，腥风阵阵，白色恐惊笼罩在龙岩城头。

血的教训，使活下来的共产党人认清了蒋介石的狰狞面目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以邓子恢、郭滴人为首的龙岩县党组织，立即组织党员和革命骨干迅速转入农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应付可能继续出现的复杂情况，他们在农村中建立起“公开农会——秘密农会——党支部”这样三层一套的新型组织。四个月后，龙岩全县便有近十万人口的地区，建立起这套组织，并且用斗争夺得了部分胜利果实——实行二五减租。农民的革命热情又一步一步高涨起来了。

不久，周恩来同志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紧接着，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郭滴人听了上级传达，十分振奋。当时，中共龙岩县委设在白土镇后田村一带。郭滴人和邓子恢一起，以后田衍新学校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创办夜校，向贫雇农秘密灌输革命思想。作为组织部长的郭滴人，还特别注意在贫雇农中发展党员，不断壮大党的组织，为武装暴动积极创造条件。

那时，军阀混战，匪祸不断。后田村的豪绅地主陈贵堂、陈水旺等人打算置枪雇人保护自己的田舍财产。邓子恢、郭滴人抓住这一机会，指示后田党支部以防匪缉盗为名，发动秘密农会中的青年骨干，组织了一个“青年国术馆”，每日学习拳术，操练刀枪。他们用巧妙的手段得到地主豪绅的信任。陈贵堂等人还动用陈姓公款一千多银元，为他们购置了六条汉阳造步枪，梦想利用“青年国术馆”为自己效劳。没料到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后田农民，再不是可以任意愚弄的“群氓”。六条汉阳造步枪一到手，农会的腰杆子硬起来了，但不听财主们的摆布，还要限制米价上涨，禁止粮食出境，

与豪绅地主展开了针锋相对、寸利必争的斗争。陈贵堂等财主发觉上当，恼羞成怒，马上又花了千把光洋，到龙岩城托人买了两支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并在村中收买了陈北瑞等一帮流氓、地痞、拳头师傅另外成立了一个“拳术馆”，想与“青年国术馆”相抗衡。但是，那帮抽大烟、赌大钱的家伙哪里是农会会员的对手，稍微一较量，便败了下去。于是，豪绅地主们密谋策划杀害农会领导人陈锦辉等同志。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就要触发了。邓子恢、郭滴人等当机立断，决定先下手为强，乘机组织暴动。

一九二八年三月四日晚，月挂中天，清辉遍地。豪绅地主和他们手下的大小喽罗们，麇集在一起大搞“关帝福”的迷信活动。他们桌上摆着大鱼大肉，嫩鸡肥鸭，一个个喝着沉缸酒，猜拳行令，饮酒作乐。就在他们得意忘形之时，忽听外面“砰”地一声枪响，后田党支部书记、暴动队长陈锦辉带领二十多名秘密农会会员，枪毙了“拳术馆”头目、狗腿子陈北瑞。顿时，屋里那帮反动家伙，乱成一团，有的爬窗，有的跳墙，纷纷夺路四散奔逃。紧接着，“哐，哐，哐！”锣声四起，一霎时，全村男女老幼蜂涌而至，震动闽西的后田暴动终于爆发了！月光下，召开了群众大会。郭滴人站在板凳上，向着无数手持梭镖、土铳、刀枪、棍棒的农友们，用洪亮的声音说道：

“农友们，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龙岩县委员会庄严宣布：把豪绅地主的田契、借约、财簿，统统没收，一律烧毁！”他的话音一落，会场上欢声雷动，农友们分头冲进一个个豪绅地主家里，搜出一本本账册簿籍，在广场上当众焚毁。火光熊熊，映红了半个天空。

第二天凌晨，农友们又冲进豪绅地主家里，破仓出谷，

宰猪分肉，把后田村闹了个天翻地覆。

后田暴动，是闽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英勇的武装斗争，是闽西土地革命的先声。不几天，龙岩县的船巷、小池、大东、秀东等地，纷纷响应。紧接着，平和长乐、永定金砂、上杭蛟洋、连城新泉等地，都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

这年春节，担任县委书记的郭滴人展开红纸，饱蘸浓墨，为后田村的农友们挥笔写下了这么一幅对联：

欠租欠债用刀还尽

有枪有炮快乐过年

农友们一看，这对联上写的是他们的心里话，表达的是他们最迫切的革命愿望，于是家家户户都用大红纸把这对革命春联抄写起来，端端正正地贴在门楣上。祖祖辈辈受尽压迫剥削的农友们，欢天喜地，欢度暴动胜利后第一个火红的春节。

配合红军打龙岩

一九二九年春天，正当千山万岭杜鹃花含苞待放的季节，春风带着激动人心的喜讯，吹到龙津河畔：三月十四日，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长岭寨一举歼灭国民党匪军郭凤鸣旅，乘胜解放了汀州城。喜讯传来，郭滴人比谁都激动。毛泽东，这个光解的名字，对他来说，是多么崇高而又亲切呵；毛泽东，这个光解的名字，唤起了他多少难忘而又幸福的回忆——

两年前，一九二六年五月，英雄城市广州，红棉花开，象火焰一般乘眼，郭滴人同其他八名闽西籍的青年学员，从

厦门集美师范等处来到这座珠江畔的城市，参加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班学习。当他们迈步跨进“番禺学宫”时，主持这期农讲所工作的毛泽东同志，身穿竹布长衫，面带亲切的笑容，把郭滴人和他的同学们迎了进去。

开学了，毛泽东同志站在讲台上，亲自给学员们讲课。他左手叉腰，右手做着有力的手势，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向学员们讲述马列主义的革命原理。十九岁的郭滴人，静静地听着，听着，听入了神……

汽船犁开湛蓝的海水，溅起雪白的浪花。郭滴人和同学们一起奔向彭湃同志的家乡海丰，进行农民运动实习……

多少个难忘的夜晚，毛泽东同志和他促膝谈心。在导师的亲切关怀下，不久，他就在绣着铁锤镰刀的红旗面前，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革命的导师，工农的救星，龙岩人民多么热切地盼望您早日到来呵！郭滴人一边兴奋地思念着，盼望着，一边铺开纸张，奋笔疾书字大如斗的标语：

“欢迎朱毛红军来岩！”

“消灭反动军阀陈国辉！”

一时间，标语和传单贴遍了龙岩城乡……

五月二十二日晚，郭滴人得到红军已进驻小池，马上就要进攻龙岩的通知后，立即召集游击队和各乡镇农会会员一千多人，一齐到龙岩城东南方向十余里的董邦村集合。郭滴人进行了一番战前动员。大家听说要配合朱毛红军打龙岩，个个磨拳擦掌，斗志昂扬，郭滴人从中挑选出一批精悍力量，组成敢死队，由自己亲自带领。半夜鸡啼过后，郭滴人便率领着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静悄悄地迫近龙岩城，遵照上级命令，埋伏在城南一带。凌晨时分，城西一颗信号弹腾空升

起，霎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郭滴人一马当先，率领敢死队冲过浮桥，扑向南门城下。这时，红军早已从西门攻进城内。陈国辉手下的匪军，见势不妙，狼狈地弃城逃遁。一部分被分割包围的匪军，纷纷放下武器，摇着白旗向红军投降。郭滴人率领的敢死队、游击队、暴动队，相继冲进城内。

天亮了，红彤彤的旭日从东宝山后冉冉升起，照耀得龙津河金光闪闪。龙岩城内，一串串鞭炮噼里啪啦，开心地欢唱胜利的凯歌。郭滴人踏着满街爆竹的纸屑，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芒，到处寻找自己思念已久的导师、工农盼望多时的救星。终于，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魁伟的身影。他三步并作两步赶了上去，激动地喊：

“毛党代表！毛党代表！”

毛泽东同志停住脚步，定神一看，连忙伸出大手，紧紧握住了郭滴人伸过来的双手：

“是你呀！滴人同志，两年多不见罗。”

“我们天天盼望您来龙岩，今天到底把您盼到啦！”

“听说龙岩的土地革命闹得轰轰烈烈，你这个农讲所学员干得不错啊！”毛党代表亲切地赞扬郭滴人，并邀他到自己住地谈话。郭滴人详细汇报了龙岩的工作，毛党代表听了，频频点头，表示赞许。毛党代表同朱军长商量之后，专门拨出二百条步枪给龙岩县委，装备龙岩县游击队。这下子，郭滴人如虎添翼，方向更明，劲头更足了。六月中旬，郭滴人带领县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密切配合红四军，第三次攻打龙岩城，终于全歼陈国辉匪军三千多人。陈匪本人只带着几十个随从从经漳平逃走。从此，闽西局势大定，以岩、永、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收拾金瓯一片，分

田分地真忙”。郭滴人趁着大好形势，亲自在后田村搞分田试点，然后取得经验，全面推广，只用一个来月时间，龙岩全县土地就分配完毕，实现了农友们千百年来的梦想。

九月里，桂花飘香，中稻一片金黄。龙岩城张灯结彩，鼓乐喧天。全县工农劳动群众喜气洋洋，庆祝县首届工农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深受全县工农大众爱戴的郭滴人，被全体代表一致推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洞察风云除内奸

一九三〇年以后，赣南闽西红区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红色根据地。工农革命，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摧垮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这一带的反动统治。红色政权，正象一棵饱受阳光雨露的幼苗，迅速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可是，钻进树心的一群蛀虫，也开始侵蚀它的机体了。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统治了中央。在肃反问题上，他们怀疑一切，进行逼、供、信，搞扩大化。暗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敌人，乘机钻进了肃反领导机构，他们接过革命的口号，夺过革命的刀把，将罪恶的屠刀砍向真正的共产党人，砍向忠心耿耿的工农干部。这时，郭滴人离开龙岩，在江西工作，他陆陆续续听到了许多惊心动魄的传闻：他和邓子恢同志亲自培养的龙岩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后为县赤卫大队长的陈锦辉同志，被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扣上“社会民主党”的帽子，绑到永定虎岗杀害了；龙岩县委书记邓潮海同志，不久也因同一罪名受诛。同张鼎丞同志一起领导了永定金沙暴动的卢肇西、陈正同志，敌人悬赏重金无法抓到他

们，如今却惨死在林一株手里！上杭县委书记戴树勋、县苏主席邱致和等同志也都一一遇难。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多少优秀党员和革命干部，都以莫须有的罪名，含冤屈死。片片浓重的乌云，罩在闽西红色根据地的上空；阵阵战友的呼喊，响在郭滴人的耳畔。敌人又乘机大举向苏区进攻，大片大片红色根据地被敌人侵占。正当郭滴人为这个问题焦急万分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洞察秋毫，及时把张鼎丞和郭滴人同志叫去，询问闽西肃反工作中的问题。郭滴人望着自己敬爱的导师，忠诚坦白、毫无顾虑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毛委员完全赞同郭滴人和张鼎丞同志的看法。他指示郭滴人火速赶回闽西，立即制止所谓“肃社党”行动，并对暗藏在肃反领导机构中的反革命分子采取断然措施。同时，他还拨了五千多元款交给郭滴人，作为处理善后工作的经费。

郭滴人带着毛委员的指示，披星戴月，昼夜兼程，赶回闽西。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果然证实林一株确是一个阴险毒辣的反革命分子，他和他的同伙不仅杀害了大批优秀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而且还密谋要进一步暗杀省委书记罗明和省苏主席张鼎丞同志。一听说郭滴人从瑞金回到闽西，林一株这家伙自知阴谋败露，大事不妙，便戴形匿迹，四处潜逃。郭滴人依靠群众，多方查访，终于发现他藏在上杭白砂一带。于是，郭滴人带着少数保卫人员立即赶到白砂，向广大党员、干部公开揭露了林一株的滔天罪行。林一株这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反革命分子，一旦画皮被剥去，便成了过街老鼠，很快就落入了郭滴人布下的天罗地网。郭滴人随即处决了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接着，他为大批被诬陷为“社党”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平反，为被害的革命者进行昭雪，并妥善地安置了他们的亲属。

乌云驱散了，红日的光辉又照耀着闽西的架架青山，条条绿水，个个村庄……

熬尽心血换新天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危害，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上的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北上长征。郭滴人告别了满含热泪前来送别的根据地人民，跟随主力红军向着遥远的征途出发。

一路上，郭滴人眼看“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继实行冒险主义之后，又实行逃跑主义，致使红军在湘、桂、黔千里转战途中，损失惨重，他十分气愤。疾病折磨着他，焦虑缠绕着他，他变得又黑又瘦。他是多么热切地盼望毛主席回到舵位，重新统帅红军，把中国革命的航船引向胜利的彼岸啊！一九三五年一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了，毛主席终于回到了舵位。喜讯传来，郭滴人万分兴奋，他站在贵州青翠的苗岭上，望着光芒四射的一轮红日，心中充满了希望，脸上露出了笑容。几年来，他在王明路线的迫害打击下，精神十分痛苦，健康受到损害，肺病时时发作。他曾经担心自己能否见到长征胜利的时日。现在，毛主席回到了领导岗位，红军得到了挽救，革命获得了新生，他也得到了巨大的动力。这股动力，推动着他战胜病魔，踩下雪山，闯过草地，最后胜利地到达了陕北。

毛主席一直关怀着他的好学生，党的年青有为的干部郭滴人。一到陕北，毛主席就建议组织委派郭滴人担任陕北省委宣传部长，后来又把他调到自己的身边，担任中央局组织部干部科长。

陕北高原，黄沙漠漠。保安县（今志丹县）一眼窑洞里，住着身患重病的郭滴人。可恶的结核杆菌已经把他的肺叶吞噬得千疮百孔，他胸部常常作痛，咳嗽时时咯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封锁下，药品奇缺，医生们对郭滴人的痼疾十分担忧。但是，郭滴人想到毛主席对他的关怀，组织对他的爱护，同志们对他的期望，他心中充满了幸福。他顽强地同疾病进行着斗争，半坐半躺在床上看文件，写报告，处理着党委托给他办理的大量工作，还在工作之余写作有关红军长征的回忆录。他不顾头晕胸痛，往往一写就是几个小时。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他就躺下休息一会儿，待精力稍为好些时，又坐起来挥笔疾书。他要用自己战斗的笔，回击国内外反动派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污蔑，批判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他躺在病榻上，思潮起伏。他想起少年时，家贫无法供他升学，是几位好心的师友，集资赞助他来到集美师范念书。后来，他读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十八岁那年，加入了共青团。从此，他决心把自己滴滴心血全部献给人类解放的壮丽事业。于是，他毅然把原来的名字郭上宾改成了郭滴人。多少回，他站在集美海滨，眺望着面前浩瀚无边的大海。大海，洪波汹涌，惊涛拍岸，气吞山河。他愿意象一滴水珠那样，投进海的怀抱，永远跟海涛一起，汹涌澎湃，永不停止扬波，永不休止战斗。回想起这些情景，铭记着自己的誓言，郭滴人决心为人民，为祖国光辉灿烂的明天，熬干自己的最后一滴心血……但使人痛心的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夜里，年仅三十岁的郭滴人，来不及写完他的长征回忆录，就停止了呼吸。

几天后，中央机关隆重地为郭滴人同志举行了追悼会。

悼词中称赞郭滴人同志为“我们党的最好的干部之一”。号召大家“学习他的长处，继续他所留下来的事业，为抗日民族战线的成功，为抗日民族革命事业的胜利，为党的任务的完成而奋斗！”

一九五六年十月，郭滴人烈士的遗骨从陕北空运北京火化后，骨灰送回闽西，安葬在龙岩城西北的虎岭山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同志在安葬仪式上作了《纪念闽西的伟大革命者郭滴人》的讲话。邓副总理说：“郭滴人同志，他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走完了他的光辉的一生。……他的战斗一生为闽西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榜样，永远受到闽西人民的尊敬和纪念。”是的，闽西人民永远纪念着郭滴人烈士。烈士的英名将和虎岭同在，千秋不朽；也将象龙津河水一样，万载长流！